

母親的

親愛的孩子：記得嗎？你並未等待爸爸回來便出生了。是那幢小屋子容你不下，還是你要早點看看世界？你可知道：這是一個需要無比毅力和莫大奮鬥，才能生存的世界啊！

楊後夢

你出生的信號，像警報的鐘聲；一聲緊似一聲。我底腹痛由輕微的陣痛，步入劇烈的疼痛。忍耐防線衝垮了，如大多數產婦一樣：我呼號着。尖銳的呼聲伴着我孤單的身影，在屋內迴旋着，漸次消失在蒼茫的暮色中——我多麼希望你爸爸能及時趕回家！

連續的陣痛，強烈的腹壓；割裂般的痛苦威脅着我。腹部一陣陣的壓榨，我底腿像要斷了！坐不安，睡不穩，我無法安排自己……生產是女人的戰場——終於我獲勝了！却也負了傷。

任何事情都有超越正規預算的可能。你底出生過程便是一例。我們這些「內行人」全估計錯了。孩子，你太性急，幾乎使媽媽手足無措。是你體諒媽媽的苦楚，讓我早點得到解脫嗎？

第一個迎接你的，是媽媽的同學馬阿姨。總算她還趕上了時間來接生。

孩兒們的幸運誰能比得上？你初入母腹中，媽媽便開始為你忙。

不說那些長衫短褂是媽媽流着大汗親手縫成，即令小如洗眼的棉球，包紮臍帶的紗布……那樣不是煞費媽媽的苦心？那些阿姨們，一直探聽我底口氣：「寶寶需要點什麼？」親愛的孩子，想想看：多少人關心你！

小床還在店裡。把你整頓好，阿姨將你暫時放在籐椅上，又忙着照顧媽媽了。

腹部依然隱隱作痛，但我急需要看你。我側轉頭：眼力集中在淺黃色小包布內：你在裡面輕輕轉動着。「把小東西抱到床上來吧！」我要求着，惟恐蚊蟲咬你的嫩肉。

看到你，我底痛苦消失了。顧不得疼痛，也不願休息。我把手臂伸向你：宛如小雞在母雞翅下，孩子，你在我底臂膀中安全了。

現在我已有了充足時間觀察你：孩子，除了眼睛，你底小臉簡直是爸爸模型翻印。我想到一個笑話：在我未見你之前，如若有人把你爹雜在嬰兒群中，我亦能毫無錯誤地辨認你。不僅因為你像爸爸，而你實是我底一部份。嬰兒是母親「血」的經驗，難怪母親愛孩子常勝於父親。

你睜着烏黑明亮的小眼東看西看，阿姨說：「小傢伙像是很懂事哩！」孩子，媽媽不希望你懂事太早。知識，智慧都是痛苦的根源。當你混混沌沌依在母親懷中的時候，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刻。

你第一個引我注意的小動作，是一連幾十分鐘「嗒嗒」地舔食舌

頭。我說：「孩子怎麼這樣饑？我並不貪嘴，怎的生下孩子這麼好？」吃？」我錯了：「食」是天性；也是人類的隨性呀！

你真乖，熄燈以後便睡了。我像跑了「一百米」，精力拋盡了。一心想睡個好覺，誰知閉着眼睛始終未能入夢。是由于興奮的緣故；但多半還是疲勞過度。我遍身酸痛，像挨了打。

我是老樹，你是樹旁的新枝。生命是時間的堆積，却靠忍耐綿延。我看着你緋紅的小毛臉，內心也有一份驕傲——我是母親了！

白天，整座樓只剩我們母子兩人。你要喝水，吃奶粉；媽媽必得忍受肉體的苦痛，爬上爬下照拂你。我最怕你鬧：你一哭，媽媽也想哭。不為別的，媽媽惟恐一時的疏忽，苦了你。然而生理的限制，我已盡了力。

產後第三天，你開始哺乳。我又面臨另一種新致驗：當那殷紅的創面從你口中吐出時，常是血痕斑斑呀！

我最愛看你哺乳時知足，安樂的神態；我愛看你睡時純潔無邪的小臉。

世間童心最可貴。它不比黃金能使人致富，但却非金錢所能換取。它不如珠寶能發光，却能照澈人心。孩子，即使在你哭泣的時候，你底眼淚也是如何聖潔呀！

如若我底生活中還有空隙，這空隙被你填滿了。

湘清聲明

查吳恩溥君前在生命雙月刊第卅期發表誤解佛教之文，因數月後佛教尚無反應，余乃不揣譎陋，於本刊為文予以駁斥。最近欣聞已有常進大德出版專著，予吳恩溥君以更有力的反擊，則真理已有大白之日，余可不再贅論。惟生命雙月刊第卅四期刊出自稱臺灣三寶弟子一函，顛倒事實，含血噴人，不能不予糾正：查首倡佛非全知全能者，乃僑居日本之圓明先生，駁斥其說最力者，乃前人生月刊主編心悟法師；余雖堅持上帝非全知全能，佛陀是真正全知全能，但實非「佛陀是否全知全能」辯論之最初發動者。且該項辯論係續明與心悟二法師發表聯合聲明而結束，並無有任何一方認錯。雙方固早已握手言歡，共為弘揚佛法而團結努力。乃邪魔外道為挑撥佛教內部之團結，竟以匿名信之卑劣方式，歪曲是非，重提舊事；但佛教由於外界之毀辱，內部團結更益堅強，邪魔外道之陰謀，絕難得逞也。窃思暗箭傷人之匿名信，為最損陰德之事，而宗教徒中竟有此種敗類，言之令人痛心。十餘年來，國內多數著名佛教刊物，均競相刊載拙作，際此邪說肆張之時，今後益當奮勉，豈外教刊物一紙顛倒事實之匿名函所能予我毀滅哉！